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康艺潇提供

星月与我们和歌

文 愚

婵静花隐，
轻云飘漫在星河，
此刻，月光也停下了脚步，
与我们一起和歌。

40年前的同桌，
带着时光刻痕，
挽着岁月情思，
再一次荡漾在记忆长河。

也许没有动人的情歌，
昔日的少女，说说，
脸上的那一条皱纹，
哪一年背着我们穿过了酒窝。

也许没有雄烈的壮心，
久别的少年，讲讲，
那个鸟鹊南飞的夜晚，
你在何处面对尘世的蚀磨。

多少个孤寂的长夜，
多少次他乡的春天，
教室的喧闹是否触动过心弦？
日记里的回眸可曾造访过梦园？

每逢细雨敲窗，
常常想起课桌上那条分界线，
际遇红唇酥胸，
你那迷人的蝴蝶结就会在心中浮现。

我们是50后，
曾经不知时光如梭，
以为拳头就是才华，
炫耀过无知的快乐……

那些失落、红火的碎片，
仍然是校园生活。
可还记得分别时老师的嘱托：
不放弃、要拼搏。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今天，我们相约，
来吧，一起游历山河，
走吧，携手美好明天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信任

郭红霞

那天我在公园散步，看到一对母女站在一棵大树底下争吵。妈妈四十出头，女儿三四十岁的样子。

妈妈说，有事你告诉我，妈妈会帮助你的。女儿只哼了一声就不理妈妈继续往前走。

妈妈在后面狂吼：“站住，你给我站住。”女儿却置若罔闻，继续往前走……

此情此景，我感觉异常熟悉。

我在儿子高中之前与他一直是无话不谈的。母子二人经常唧唧喳喳的像朋友一样畅谈。从哪个同学成绩为什么那样差，到班上哪个女同学最漂亮，他最喜欢哪个老师，我都一清二楚。但上高中之后，母子二人开始慢慢相敬如宾，关系开始疏远。他每个周末回来，我都嘘寒问暖的，他却异常冷漠，一问一答，好像多说一句都会吃亏。

有一次周末他回家后，闷声不响地将自己关在房间内。甚至到了晚饭时间也不愿意出来。我非常担心，后经长时间的劝说，他将门打开了，但不管我问他什么，他都不愿意回答我。

我百思不得其解，也略感悲伤，广东有句老话叫“仔仔世界”，但也不应该隔阂至此。没过几天，我与一个朋友吃饭聊起此事。朋友说了一件事，她说年少时，性格有些急躁，脾气也有些大。有一次被一个女同学抢了自己最喜欢的作文选集，回家后她闷闷不乐，母亲问及原因。而听说被同学抢了作文书时，母亲责备她：“你性子急，肯定是你先得罪对方。”那次之后，她就很少跟母亲说自己的事情了。她说，“既然不信任何必开口！”

“不信任何必开口”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回想跟儿子相处的点滴，若有所悟。

有一次，他刚跟我说成绩考得不好，我立马说他欠缺勤奋；有一次他跟我说被扣了操行分，我气急败坏地以为他一定是违反校规了；有一次他跟我说公交卡不见了，我责备他粗心大意……每次我都迫不及待地插嘴，每每等他说完，才发现是我错了。成绩不好是他考试时突然拉肚子；操行分被扣是因为他宿舍的门坏了没法锁上；公交车不见是因为他的口袋穿了一个大洞……

想想，我也是不会跟父母聊的。只要我一开口，就会被评价，被指责，被骂……当父母想跟我聊时，我听到的不是想帮忙，而是说教、控制我的意图。于是不但闭了嘴而且也关上了耳朵。

由此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慢慢开始消失。他不会相信遇事真的可以告诉爸妈，更不相信只要开口就可以得到父母的帮助。

醒悟过来，我找儿子促膝长谈了一次。自此他对我不再那么冷若冰霜了，经过一段时间，信任的态度又回来了，他开始慢慢接受我，关系恢复，像朋友一样相处。

亲子之间，教育儿女成长，最重要的不是教会孩子什么，而是要紧紧拉住父母与孩子之间，那条名叫“信任”的线。

阿比尔哈

序 曲

七月的日史普基(四川普格县)，总是潮湿的。在小镇待的时间久了，对所谓的热闹也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我在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小镇变得热闹了起来。

湿漉漉的街道上，有卖鸡的，有卖火把的，有刚从外地务工回来的，熙熙攘攘。火把节到了——“怎么像是一次恍然之悟？”

街道上，多了断断续续的叫卖声，少了熟悉而又温暖的乡音，多了穿着奇装异服和头发染成奇怪颜色的少男少女，少了三五成群、结伴而行，穿着节日服装羞答答的阿咪子(少女)……那些“温馨的画面”，悄然失去了影像。

早上，父亲继续到火把广场去锻炼，母亲一如既往地制作着诺苏式的纽扣：火把节结束之前她要完成一批订单。大姐照常去县医院清理卫生，几个外甥弟们吵着买玩具，对火把节只字不提。也难怪，对仅仅是“热闹”的盛会，他们会有什么情感？

大家似乎都忘了火把节的到来。

晚上，楼底下几户邻居家的小孩，点着零星的火把。没有太多的欢声笑语，也没有祝词。我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已经没有庄稼和羊群的人了，对于那些没有庄稼和羊群的人来说，往昔那些美好的祝词似乎是没有必要的。

我感伤起来。

期 待

七月的日磨俄联(村名)，总是温暖的。

遥远的火把节

守 望

父亲拴好从拉穆吉勒穆池家买来的大猎狗科巴达逸，把手中绣迹斑斑的猎枪挂在了床头边；母亲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锄头，从诺苏式木柜子里拿出几乎发霉了的衣服，准备去赶集，去给我们买新鞋；姐姐们收拾好手中的针线，偷偷地在三角帕里多放了一块方形的镜子；我展示着妈妈用剪刀理就的凹凸不平光头。

趁母亲出门赶集之前，我一再请求不要给我再买女式鞋了。

此刻的心情无比愉悦——等待了一年的火把节要到了。

夜幕降临，我们穿着节日的服装、打着火把朝着庄稼最茂盛的土地走去。“烧死大蝗虫，祈福五谷丰登……”口中念着母亲教了一遍又一遍的祝词，谨慎、虔诚——好像说错一个字灾害真的会来。

送火，一般是第三个晚上，隆重也最讲究。女人和未成年人一般是禁止参与这个仪式的。

在日磨俄联，我没有参加过送火仪式。不过，仪式后的第二天，我们几个小孩放牧路过送火圣地时，还是偷偷地闯了进去：看见大人们用烧剩的火把堆砌成了一个个“水槽模型”。“咩，咩，来吃盐了，来吃盐了，祈求牛羊满山坡……”这些祝词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山民除了种庄稼，羊群就是他们的命。

关于送火，还有一个词“店保勒”(舔菜板的意思)——暗讽好吃懒做。谁家在送火仪式中落在最后，这家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寨子里的其他人亲切地称呼为“店保勒”。儿时被别人叫过“店保勒”，心里特别不爽。

在山民看来，送火越积极，这一年越能行好运。不过他们不会偷偷去“行好运”，而是相互吆喝，一起奔向送火圣地，这是传承下来的信誉和团结协作精神。

明天就要斗牛了，螺髻山历来是众多火把场地中声势比较隆重的。

特久家的牛——勒氏苞岬——角已经削好，蓄势待发；瓦其家的马——达里阿佐(诺苏远古传说中的骏马)——早早地卸下了马鞍，反复熟悉赛道；阿乌家的少女拉果嫫，穿上了美丽的衣裳，她不会浓妆艳抹，但能轻松摘下美桂冠。

孩子们失眠了。明日火把场上有七彩水果糖，有冰棒、米花糖，当然，还有母亲熬夜煎好的荞粑粑，有那只肥满的大鸡腿，米色(人名)的挎包里总是鼓鼓的……

姐姐们失眠了。那几个曾经主动抢她们帽子的坏男生，明天会不会也出现在火把场？他们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抢自己的帽子呢？那样多害羞啊，可要没来抢，心情会不会更糟呢？

母亲们失眠了。明天在氏鸠俄布(地名)火把场会见到嫁到临近几个村，却因为山路崎岖、家务繁重少有往来的姐妹们。她们会从日磨俄联最西边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庄稼长势开始聊起，然后还会说到邻居那个远嫁他乡却因为惨遭家暴的女孩——话题触及她最后上吊的命运，聊天也该结束了。她们时而欢笑，时而也会流泪……

父亲们也失眠了。听说几个月前堂弟家的老丈人去世了，由于通讯不发达，这才刚知道。在氏鸠俄布一定会看见堂弟的小舅子，必须抬给他一件酒，诺苏的礼尚往来不是负担，是千百年来祖先留下的财富。可是，包里的钱，已经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了。要不要再卖一只羊？

火把节，山民的情感归处，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尤其是在我们阿都地区。

心 绪

如今，火把节不一样了：选美，姑娘们个个浓妆艳抹，看着有点伤眼。民族节日性的选美，为什么不多一点乡土回归？

黝黑的肤质，高挺的鼻梁，明亮的瞳孔，历来是祖先的审美观，“现代”审美对本土审美的冲击，让我看见的终于变成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寻常见到的“浓妆艳抹”，难怪大家都说：真正漂亮的人如今是不会参加火把节美比赛的。

斗牛，也不再单纯属于牛与牛之间角力，而是主人间的财力比拼。“买这头斗牛花了10万元，买那头花了5万元”，人们不再热衷于摘取“牛王主人”的美誉，过去主人间的“勤劳比拼”——哪家人更勤劳智慧，养出了“牛王”，这种农耕时代传统的荣誉角逐，变成了展示财富的欲求：只想显示自己有买“天价斗牛”的能力。这已是虚浮景观，哪里还有火把节的味道。

从前的日史普基在很多特定区域有附近各乡村约定俗成的原生态火把节聚会场所，而今天，这些观赏火把，展示民族时尚风俗的“火把原乡”因山民搬迁、人员外出(打工)流失等原因，日益减少、荒废。剩下的也失去了民间主导的色彩，成为官方主持的经济 Party。

这些年的火把节还注入了本土歌手助唱，看似多了一点创新。不过，在“明星演唱”喧闹的推广中，“歌星明星”几乎在各处火把节场所都会“现一现”，土著心绪失落了，外来者以为火把节就是“演唱会”。

火把节现代化了，但多少代人的记忆，曾经浓烈的民族情愫……却在慢慢地模糊、慢慢地散去。传统的火把节正行进在消失的路上……

是谁绑架了火把节？谁在一步一步地扼杀“我的乡情”？是消费主义诉求下的商业欲望？还是用文化唱经戏官方理想？或许是我们自己吧。

尝菌子的母亲

杨 丛

一场雨水一场日头，空气中仿佛也弥漫起淡淡的菌子香。

徒步山野的妻子捡回了一大袋野菌子。晚饭时分，我细心地将菌子洗净，切好，便看着女儿做作业。妻子忙着加工起菌子。没多久，菌子香便穿堂入室，引得我和女儿不停地朝厨房张望。

忽然，只见妻子拿起筷子，旁若无人地品味起来。女儿不由丢下作业冲过去：“妈妈，我也要吃！”谁知妻子一面护住碗，一面赶她出厨房：“急什么，快去做作业！”执拗不过，女儿泪汪汪地退出来，口里却埋怨：“馋妈妈，吃独食！”见女儿的恼羞样，我不禁扑哧一笑。女儿还小，那能理解妈妈的心意呢？

小时候家里穷，一到盛夏时节，野菌子就是我们解馋的美味佳肴。记得一天晚饭，见桌子上摆满香喷喷的野生菌，有暴炒的青头菌，有嫩腻的羊肝菌，也有清煮的谷黄菌，高兴得我们一把抓起筷子就想动手，不料被父亲立马挡住，他还呵斥起母亲：“少给孩子们吃这些东西，你不知道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吗？”可母亲一脸淡然的自信：“没事，尽管吃，我早尝过了！”

因为有母亲“开道”，一个又一个夏天，我们尽享各种野菌美味。但有一次，呼唤我们开饭吃菌子的母亲声音刚停，便一下抱着胸腹呕吐不止，惊得我们心急火燎将她送进镇医院——母亲这次真吃到了毒菌。所幸吃的也不多，没大危险。如果没有母亲那一尝，全家都要遭殃。

是啊，大自然中有许多蕴藏风险的美味，不吃，难以抵抗口中的诱惑；吃，又有危及生命的忧虑。而因为心中的深爱，母亲们常是品尝那一道道美味的开道前锋。

见女儿仍在嘟哝着小嘴，我就给她讲起奶奶“吃独食”的往事。听着听着，女儿阴沉的脸色舒展开来，流露出感动和沉思。

那一晚的菌子菜，女儿吃得放心而开心，她一定品味到了菌子的香甜，也品味到了母爱的芬芳。



雨季的回想

雨点落下来，敲打得洼处和水沟里的水面上冒出一个个小气泡。这边的小气泡灭了，那边的小气泡又冒出来，密密麻麻。有几个小孩子，赤着脚，在水里跑来跑去，笑着，喊着，好像他们淋的不是雨，而是快乐。

去学校的路上有个池塘。平时塘里水很浅，只有下雨时，才会漫过那个塘埂上的出水口。有时下大雨了，我们都会守在那个出水口，等着漫出来的水。

记忆中的童年，总是喜欢下雨天。下雨的时候，可以多睡一会儿，可以多做一个梦，不必早早地被喊起来去放牛、去割草。

不得不起床了，睁开朦胧的眼，看见雨从木窗前飘过，远处的山，远处的田野，都是朦胧的。推开重重的木门，看下雨后的水从门前高处的土丘上流淌过来，还不时漂来几根茅草树枝，漫过了低处的土路。

下雨天，妈妈也不用着急去田地里干活。于是，桌子上比平时会多几个菜。一家人也不紧不慢地坐着慢慢吃，说着下雨天可以纳鞋底做鞋子的事。

即使是下雨，还是要去上学。走在上学的路上，

把荷叶戴在头顶上遮雨，或是学着小英雄雨来光着身子泡在水中。

“雨停了，太阳出来啦。雨停了，快来看彩虹。”雨过天晴，空气也变得异常地清新。很多时候都会有彩虹在天空中挂起若有人用沾满泥水的手指指着彩虹，便会被人吵：“不能用手指，指了要缺耳朵的。”

童年的雨季，带给我无穷的欢乐与幸福。

时至今日，多少个淋沥雨季，多少次雨打窗棂，总会激起儿时雨季的回味，仿佛犹在耳际。

童年的很多记忆早已淡去，但下雨时的情景总是那样地清晰。那方池塘，站在荷叶上的青蛙，还有儿时的伙伴，是否可以在这个雨季，翘首共数雨后那道彩虹。

童年的雨季，仿佛就像是一幅幅水墨画浸润在我的脑海里。那些曾经的过往，犹如一张张老照片，虽已发黄却依然那样清晰，清晰得好像一个跨步就可以走进去。

是的，我恍如不止一次进去过。只是一阵风后，才发现那是在梦里。

欧 阳

看到有学识渊博的人说，那个叫什么“前半生”的电视剧有点追忆鲁迅的想法，因为《伤逝》里面分明就有“子君”云云。

我不太知道这样的断言是什么意思。虽然不少公号都在售卖此剧，连社交网络中也跟着热闹起来，可我还是觉得应该学习梁文道先生。他说虽然没想到会卖弄电视行当，但对电视这个东西还真是有点鄙视。于是趁着机会我免不了会假装清高，通常打开电视看电影之外，不太关注其他类导演们都是怎么表演的。

所以，当有人责难剧情越编越没谱儿的时候，我并没去关心编剧是不是会故意营造“狗血”剧情以招揽喜欢手指画脚、貌似正义、或者还会气急败坏的观众。

由此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慢慢开始消失。他不会相信遇事真的可以告诉爸妈，更不相信只要开口就可以得到父母的帮助。

醒悟过来，我找儿子促膝长谈了一次。自此他对我不再那么冷若冰霜了，经过一段时间，信任的态度又回来了，他开始慢慢接受我，关系恢复，像朋友一样相处。

亲子之间，教育儿女成长，最重要的不是教会孩子什么，而是要紧紧拉住父母与孩子之间，那条名叫“信任”的线。



长不大的“前半生”

鸡肋，娶之不甘，弃之又没勇气，如此已经很没劲了，结果还矫揉造作地没完没了，真不知道网上流行的

所谓女人梦中“偶像”是怎么说的。再有，那些振动女士的格言，比如“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这不觉得窝不如狗窝的陈词滥调嘛，小资怎么就没觉得受辱呢？还有“首先要做到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后再考虑做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大款星、老天爷都有不同的替代品，这看电视剧的莫不成真想“不可取代”？要说呢，生孩子、死亡是不可取代的，可这不是职场的学问。